

# A+醫師

幫病患開過一次刀，就好像生了一個孩子，  
要照顧他們一輩子……

文/Sophia

**T**otal gastrectomy（全胃切除）手術後第一天，要注意什麼？」他回頭問。

「…要注意…有沒有發燒！？」實習醫師講話像嘴巴含顆魯蛋，聲音有點小，不是很確定，而且沒什麼自信。

「除了發燒呢？」A醫師問。

……沒有人回答得出來。

「要看病人有沒有做Tri-flow（呼吸治療訓練器）。」在A醫師一邊教學的同時，就看見偷懶的阿嬤正吃力地加緊練習。吸…呼…吸…呼…一顆球了…二顆球了，大家都笑了。

「這是引流或是觀察？NG tube（鼻胃管）掉了怎麼辦？Drain tube（引流管）

出來幾CC？尿液今天多少？有沒有放屁？…」一堆的問題，考倒了這些剛報到的實習醫師。

昨天才剛值完班的他，感覺有點累，但是依然認真盡責地教學：「Drain要看顏色和排出的量，用來判斷術後傷口有什麼問題，甚至用摸的，用聞的，用舔的也沒關係。」

這些專業上的術語我聽不大懂，除了知道用「舔」的這句話純屬玩笑以外，我還知道這樣細微的觀察及用心，讓病患的家屬「很放心」。

從病患入院的那一刻起，他的肩上便扛起與第53張撲克牌抗衡的職責—與魔鬼拔河命運。在他蒼蒼白髮覆蓋的腦袋瓜子底

下，每個病患於手術後都有階段性的治療里程，有疾病治療的藍圖，那裡描繪著每個病患每一天需要完成的標的，還有勇敢面對疾病的勇氣。

「我們要做對病人最有益的事！」他堅定地望著我說。

剎那間，我看見他的眼睛有著身為醫師為治癒病人，努力達陣的光芒；剎那間，我看見不同於醫院給人印象的溫暖，還有醫病之間「搏感情」的信任感。

「這位先生是我以前住在南投的鄰居，他得肝癌…這位陳女士是我的老病人了，是大腸癌…這位是…」一整趟查房下來，跟在旁邊的我，竟然比他還要累。

「阿桑，你的嘴巴手指都黃黃的，偷呷啥米？」A醫師用著流利、咬字清晰的台語這麼問。突如其來地，他趨近病患的嘴邊摸一摸，再把病患的手指拿起來聞一聞…我傻住了。

這…是醫生嗎？別懷疑！有著赤子之心的他，總是能把老人家逗笑，總是能讓人感覺好溫暖。

「這位王先生上星期四開Whipple operation（胰十二指腸切除術），今天要出院了。」

我看著A醫師親切地和病患握手，笑著道「恭喜」，那時候包圍著我們的，是感動與驕傲。

病房外，一位病患就跪在地板上，極其認真又虔誠地為正在開刀的家人祈福，看了令人為之鼻酸。

「看到這一幕，你們想到什麼？」又是一陣鴉雀無聲。

「請記得，當他們放心地把家人的性命交到你們手上時，不要亂搞。」他這般悲天憫人的胸懷，義憤填膺的氣勢，宛如地動天搖。

「Sophia，我帶妳去看人間煉獄。」他的眼神既感慨又直接。

這裡…是我們每天例行經過，每天直接面對，每天上演不同悲劇的急診。

「只要是我們的病人，我一定會讓他得到最好的醫療，最好的照護，最好的…。」在總額健保制度下，換成我不敢直視他的眼睛。

偷偷告訴你！

他跟病患間，有一個生孩子的秘密：

「只要幫病患開過一次刀，我就需要對他們負責，需要照顧他們一輩子，就好像生了一個孩子。」A醫師笑著說。

這時候，我才瞭解，病房裡這位得了大腸癌的阿嬤喊著：「A醫師，你今天又生了一個孩子。」的意義。

遠遠的，穿著白袍的身影，英挺地。這是我們冀望的醫療人才…外傷團隊～A<sup>+</sup>醫師。🌍